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

The Nobel Prize

人生游戏

(意) 黛莱达/著 萧君/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奖 者 小 说 坊

人 生 游 戏

[意] 黛莱达 著

萧君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人生游戏 / (意) 黛莱达著; 萧君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8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
ISBN 978-7-5594-2347-4

I. ①人… II. ①黛… ②萧…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6904 号

书 名 人生游戏

著 者 (意) 黛莱达
译 者 萧 君
责任编辑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347-4
定 价 3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母亲	001
奥涅斯托	127
狗	133
两个人	137
美拉莉	141
明天	145
钱包	150
情敌	156
人生游戏	161
圣诞节礼物	208
小野猪	217
一块肉	227
椅子	233
友谊	242
最初的吻	248

母 亲

那天晚上，保罗又准备出门了。

他的母亲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她听见他那边传来鬼鬼祟祟的声响，似乎正准备出门。她熄了灯，但没有入睡。

她坐在门后，双手不安地握在一起。那是一双女佣的粗糙的手，上面还沾着洗碗留下的水渍，两个大拇指用力地按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发地不安起来，她还是固执地希望他的儿子能够保持安静，就像以前那样读一会儿书后就上床睡觉。事实上，几分钟之后，这位年轻神甫鬼鬼祟祟的动静就消失了，只听见外面传来阵阵风声，长老院的后面，高地上的树木在风中沙沙作响。窗外的风刮得并不猛烈，但一直单调而沉闷地持续着，就好像有一条无形的带子把这座屋子逐渐包围了起来，并且缠绕得越来越紧，似乎想把它连根拔起再抛到一边。

为了阻挡魔鬼的入侵，母亲用两个交叉的门闩把大门关了起来。那些魔鬼在起风的夜里四处飘荡，寻找魂魄，企图闯进别人的家里。其实她并不怎么相信这类事情，现在她的心里只剩下深深的苦闷和无以言表的自嘲。她痛苦地想到，那恶灵已经潜入这座小教堂里，一边喝着保罗水壶里的水，一边在那面挂在窗边的

镜子旁徘徊。

然而，保罗再次半夜偷偷出门。她觉得此刻他或许正站在镜子前，尽管神甫是不可以照镜子的。可是，自打保罗在这里当神甫的那一天起，又有什么能够阻止他这么做呢！

母亲想起保罗最近经常会做一些令她大吃一惊的事情。就在前段日子里，他经常久久地站在镜子面前，像女人一样仔细地修理自己的指甲，向后梳理他那长长的头发，用来掩盖他头顶削发的痕迹，就像是要隐藏他神甫的身份一样。他还会喷些香水，用牙粉清洁牙齿，甚至还会用小梳子轻轻梳理他的眉毛。

现在，这些情景历历在目，十分清晰，两间卧室的隔墙似乎消失了。保罗黑色的身影映在那间全白的房间的墙壁上，他高高的个子显得有些突兀。他无精打采地在房间里踱步，就像一个小男孩，虽然步履蹒跚，但还是一直极力保持平衡。他细长的脖子支撑着大大的脑袋，脸色非常苍白，他的额头凸出得厉害，这使他不得不皱紧眉头，细长的双眼也一直保持着半睁的状态。他有着壮硕的下颌，厚厚的嘴唇以及棱角生硬的下巴，它们似乎都在愤怒地反抗额头的压迫，但却找不到任何解决的方法。

现在，他正站在镜子前。镜子里，他的整张脸都变得容光焕发。他抬起眼，那双清澈的栗色眼睛如同钻石一般闪闪发光。

看见这样一个帅气而又朝气蓬勃的儿子，母亲打心底里为他感到高兴。然而此刻，他鬼鬼祟祟的脚步声也再次令她感到焦虑。

他不再犹豫，打开房间的门，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再一次停下脚步，或许他正在倾听周围的动静，然而在夜晚的寂静里只能听见风不断地吹打房子发出的声音。

母亲很想站起来，对儿子大喊：

“我的儿子保罗啊，求你快点停下吧！”

然而，某种更为强大的力量阻止了她。她的双膝颤抖着，似乎想要反抗那股可怕的力量，但是她的双脚却连一步也挪动不了，就好像有两只强有力的手牢牢地抓住了它们，她被困在原处，动弹不得。

就这样，保罗静悄悄地走下楼，打开大门，溜了出去。外面的风依旧持续不断地刮着，仿佛要把他吹走一般。直到这时，母亲才有力气站起身来，想重新点起屋子里的灯，然而这个小小的动作对她来说都是困难的。她朝墙上不停地擦着火柴，火柴在墙上留下了紫色的痕迹，却一直没被点燃。

终于，那盏小小的黄铜油灯散发出了淡淡的光芒，照亮了这间不做装饰破旧不堪的小房间，就像女用人的住所一样破旧不堪。她打开房门，把身子探了出去，听着外面的声音。她微微颤抖着，缓慢地向前移动着，动作僵硬。她的个子偏矮，但身体还挺结实。她身穿一件褪色的黑色衣服，那布料就像是从小树的树干上削下来的树皮一样。

从她的房门前向下望去，陡峭的石板楼梯在白色的墙壁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大门上的链子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她看见被保罗移开的门闩倚靠在墙边，不由得怒火中烧。

不！她一定要打败内心的魔鬼！她站在楼梯上将灯熄灭，接着走下来，打开大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风猛烈地向她吹来，她的头巾和衣服都被吹得鼓了起来，像是要把她再次赶回家里似的。但她依然把头巾牢牢地扎好，在下巴下面绑上一个结，然后她低下头，顶风前行。就这样，她慢慢地朝教堂的方向走去。她走到一片果园的围墙前，在那里能够清楚地看见教堂的正面，接着她走到一个拐角处，停下了脚

步。保罗刚刚从那里转弯了，他如同一只黑色的大鸟一般迅速地穿过那片草地，他的斗篷就像是空中舞动的翅膀。草地在一座古老的房子前延伸开来，黑夜中，房子巨大的轮廓几乎遮住了远方的地平线。

夜空中，巨大的云层被风推动着前行，月亮穿行其间，一会儿透出深蓝色的微光，一会儿透出黄色的光芒，照亮了这片茂盛的草地。教堂和小修道院前有一个小广场，一条路的斜坡边，两排简陋的小屋蜿蜒着向前延伸，最终消失在山谷的丛林间。小河就像一条蜿蜒曲折的灰色小路，与其他的河流、道路相交。在这片绝美的景色中，厚重的云层被风推着行走，它们一会聚拢在一起，一会又分散开去，在那远方河谷入口处的上方的天际，随意飘荡。

此刻，这座小村庄里最后一线灯光和烟影都消失不见了，人们都已经入睡。破旧的小农舍顺着那丛草蔓生的山坡向上延伸，一座矮小的钟楼被笼罩在教堂的阴影下；教堂的拱门下，一个牧羊人正倚靠在他的柳条鞭上。

教堂广场的围栏前，成排的胶桤木在风中剧烈地摇晃着，如同一群不安的黑色怪物。伴随着它们的窸窣声，山谷间的杨树和芦苇也在风中哀叹着、悲鸣着。在这夜晚所有的痛苦里、在风的喘息中、在迷失于云间的月亮的照耀下，这位母亲正在寻找她的儿子，她内心的焦虑和痛苦使她变得越发慌乱不安。

即使那一刻，她还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希望他外出只是为了去探望某位病人。然而现在他却像受到恶魔的驱使一般，朝那座古老的房子飞奔而去。

在这所高地下的老房子里，住着一个年轻、健康而孤独的女人。

他没有像普通的访客那样从正门进屋，而是径直走到果园的

小门边，打开门走了进去，接着就看到门在他的身后关上了，他的身影立刻被无尽的黑暗吞没了。

母亲沿着他在地上留下的痕迹奔跑着穿过草坪，来到那扇小门前。她用尽全力想要推开它，然而它却一动不动，就像拥有某种排斥力一样，使别人没法打开。母亲不禁悲痛欲绝，甚至几乎情不自禁地想要大声喊叫。她一边向上望去一边摸着外墙，就像在检查它究竟是否结实一样。最终，她还是绝望地放弃了，只好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然而，她只听见果园里的树木在风中沙沙作响的声音，在她看来，这些树木就像是它们女主人的帮凶一样，遮盖住周围所有的声音。

然而母亲不想就此放弃，她想听见里面的动静，她想知道真相，或者说她只是想更加清楚地了解真相。其实她早就知晓了真相，她只是想继续相信自己的幻想，继续自欺欺人罢了。

她并没有偷偷地躲在一边，而是沿着果园的外墙，向老房子的正面走去，一直走到院子的大门前。她仔细地摸着门上的石砖，好像是想在其中寻找一块松动的石头似的。如果能搬开那块石头，她或许就能偷偷地溜进去。然而所有的石头都是那么坚硬而结实，她无法进门。大门、正门和所有的窗户都装着铁栅栏，看上去就像是一座防备森严的堡垒。

这时，月亮的影子倒映在一片深蓝色的湖面上，月光照射在藤蔓丛生的屋顶上，泛出微红的光芒。玻璃窗户的外侧没有装百叶窗，里侧的窗棂格紧闭，看上去密不透风。玻璃窗在黑夜里闪闪发光，就像是无数面苍白的镜子，映照出天空中厚重的云层、云间深蓝色天空的裂缝和高地上摇摆不停的树木。

母亲向后退了几步，走到围墙里用来拴马的铁圈边。她再一次停住脚步。这扇高高的门前有三级花岗岩做成的台阶，上方是

一座镶着铁边的哥特式拱门。她不禁觉得有些丢脸，感到自己无力取胜。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经常和村子里别的穷孩子一起在这里玩，一直逗留到很晚，等待着房主出门的时候丢给他们一些钱。

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扇门总是敞开着，人们可以从外面看见房子里昏暗的玄关、铺着石砖的地面和一旁石头砌成的座椅。孩子们一边大声喊叫着，一边跑到门前，他们的声音在房子里面回响，就像在山洞里回荡一般。这时，一个女用人跑出来驱赶他们。

“玛利亚·玛达莱娜，你怎么也跑来了？和这群野孩子一起疯玩，你不觉得害臊吗？”

她害怕地跑开了，但她还是好奇地扭过头来，想看清楚那座神秘的房子里面究竟是什么样。而现在，她的双手绝望地拧在一起，她转过头看着那扇小门，保罗就是在那里消失不见的，在她看来这简直就像是个陷阱。然而最终她还是决定回家，她很后悔刚才没有在门前大喊大叫，没有朝门上砸石头，因为那样做的话她或许还能把儿子带走。她非常后悔，驻足原地，不知所措，心里依旧充斥着莫名的焦虑和犹豫。最后她还是竭尽全力做出决定，朝家的方向走去，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一样逃回了自己的洞穴。

二

她一关上门就立刻倒在了楼梯边的椅子上。

挂在楼梯顶上的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微光倾泻在她的身上，在这安静得仿佛静止了的时间里，这座屋子就好像是一只建在岩石间的巢穴，在微光的映照中静静地摇晃着。现在岩石的根

部似乎已经松动，中间的巢穴也快要倒下。

外面的风刮得愈加猛烈了，魔鬼折磨着修道院、教堂以及基督教世界的一切。

“上帝啊！上帝啊！”母亲痛苦地呻吟着，她此刻的声音仿佛不像她自己发出的。

她看着自己映在墙壁上的影子，不禁摇了摇头。是啊，她并不是独自一人。于是，她开始与墙上的影子争辩起来，就好像真的有另外一个人就站在她的面前，能听见她说话的声音，也能回答她的问题。

“我该怎么做才能拯救他呢？”

“就在这里等他好了。等他回来后，直接向他表达你的想法，不要再犹豫了。你一定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做好这件事情，玛利亚·玛达莱娜！”

“可是他一定会生气的，而且他也一定不会承认的。或许我还是去求主教把我们送到别的地方比较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远离这个令人堕落的地方了。主教是上帝的代理人，他无所不知。我愿跪在他的脚边。我现在仿佛就看见他穿着一身白衣，站在那红色的大礼堂里，胸前戴着闪闪发光的金色十字架，两根手指交叉着，正在向上帝祷告，就像耶稣亲临人世一般。我将这么对他说：‘大人，您知道吗？阿尔教区不仅是这个国家最贫穷的教区，而且还受到了诅咒。几百年来，我们连一个神甫都没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就遗忘了上帝的存在。之后终于有一个神甫来到了我们身边，但是尊敬的大人啊，您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吗？直到五十岁之前，他都是心地善良、受人敬仰的。他自己出钱重新修建了当地的修道院和教堂，还为我们修桥。他有时去打猎，过着如同牧羊人和猎人一般普通的生活。然而就在某一天，他突

然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得像魔鬼一样可怕。他沉迷于巫术，整天酗酒，专横而暴力。他一边抽烟，一边不住咒骂，和村里最为臭名昭著的无赖们一起坐在地上打牌，因此那些恶棍一直爱戴并拥护他，其他人则因此而远离他。前几年他整天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独自一人，身边连一个服侍他的女佣都没有。如果不是为了做弥撒，他绝对不会从里面出来，他通常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做弥撒，因此没有人会去参加。据说他是醉醺醺地做弥撒的。教区的教民们都不敢控告他的种种恶行，因为人们都说他得到了魔鬼的庇护。当他生病时，村子里没有女人愿意去照看他，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的日子里，也没有任何人去看望他。然而，有人在那几天的晚上看见教堂里一直灯火通明，人们都说，魔鬼在地底下挖了一条隧道，从河边一直通往教堂，他将前来带走那死去的神甫的尸体。正因为这条隧道，神甫的灵魂在他去世之后才再次回到这里，留在教堂里不肯离去，以至于别的神甫都不愿意住进那里。曾经有一位神甫，每个周日都会从另外一个村子过来做弥撒、埋葬过世的人，然而一到晚上，从前那位神甫的鬼魂就会出来兴风作浪。从那之后的几十年里，这座修道院一直没有神甫，直到我的儿子保罗来到这里。我同他一起来到这个村子。开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村子一片荒芜，这里的居民未受教化，没有信仰。然而在我的儿子保罗来到这里之后，一切都开始变得生机勃勃起来，这片土地仿佛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但是迷信的人都说，不幸将降临在新的神甫身上，因为那个鬼魂还一直住在修道院里，没有离去。有些人还说，其实他根本就没死，他一直住在与河流相通的地下隧道里。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一点儿也不相信那些传言，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从地下传来的声音。整整七年，我和我的儿子保罗一起住在这里，过的是如

同修道院一般的生活。一直到前段时间，保罗还像一个单纯的孩子，每天学习、祈祷，事事为了教区教民们的利益着想，闲下来的时候他还会吹长笛。他的性格不是很活泼，他是个安静的孩子。在这七年的生活里，我们感受到平静满足，就如同圣经里描述的那样。他从不喝酒，不打猎，不抽烟，也从未正眼看过任何一个女人。他用自己辛苦积攒的钱为村子修桥。现在我的儿子保罗已经二十八岁了，诅咒似乎降临在了他的身上，他被一个女人迷住了。尊敬的主教大人啊，请您把他派遣到别的地方吧，请救救我的保罗吧！否则他会像从前的神甫一样迷失心智的。那个女人也需要得到您的拯救。她是一个独身女人，这个村子里没有人能配得上她，在那座被无尽的孤独包围的房子里，在这座荒芜的小村子里，她无时无刻不身处于各种诱惑当中。主教大人啊，您是认识她的，当您来我们这儿视察的时候，她曾经殷勤地招待过您，而且那座巨大的房子里有数不尽的财物。她富有、独立，但同时也很孤独，或者说是太过孤独。她有兄弟姐妹，但他们早就成家立业了，住在离她很远的地方，只有她一个人留在这里，照料这座房子和他们的财产，平时很少外出。直到不久之前，我的儿子保罗还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她的父亲是个有些古怪的老人，他有时像个规矩的绅士，有时又像个没有教养的乡下人。他喜欢打猎，是个不折不扣的异教徒。我只需说他曾是那个老神甫的朋友，您就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了。他从来不去教堂，但是在他得了绝症之后，他还是把保罗叫了过去，之后保罗就一直在他身边照料他，直到他去世。他的葬礼举行得非常盛大，是我们这个小村子里的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村子里没有一个人缺席这场葬礼，就连那些襁褓中的婴儿也被他们的母亲抱在怀里，参加了这场葬礼。后来，保罗继续去他们家拜访，看望那个家里剩下的

最后一个人。她独自生活，身边的仆人都心肠歹毒。有谁来引导她、劝告她呢？如果我们不去帮助她的话，还有谁会去帮助她呢？”

然而母亲心里的另一个自己问：

“玛利亚·玛达莱娜，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你确定你想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你真的能在主教面前说起你儿子和另外一个人的事吗？但是，如果你说的这些都不是真的呢？”

“哦！上帝啊！上帝啊！”

母亲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脸，她一闭上眼睛仿佛就看见保罗和那个女人在那座老房子的地下室里独处的场景。那是一间有着拱形圆屋顶的大房间，面朝一片果园，水泥地上散落着形状各异的贝壳。一面墙上镶嵌着一个巨大的壁炉，壁炉两侧放着两把座椅，座椅后面有一张古老的长沙发。雪白的墙壁上挂着各种武器、长着长角的鹿头和油画，油画的画布已经发黑了，破破烂烂的，上面只能依稀看见一些模糊的轮廓：几只土黄色的手、不清晰的面容、女人的发辫和几个水果。

保罗和那个女人坐在炉火前，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

“哦，上帝啊！”

为了赶走脑海中如此可怕的画面，母亲立刻想到另外一幅场景。这是同样的一个房间，窗外有一大片青翠的草地，浅绿色的光线透过打开的窗户照进屋子里，站在大门前，可以看见果园里郁郁葱葱的树木，湿漉漉的树叶上沾着秋露，在阳光下闪烁着。几片枯叶被风吹进屋里，在地板上滚动着，放在壁炉台上的黄铜灯的灯链也在风中摇晃着。

从一扇半掩的门边，她隐约看见了屋里其他的房间，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看上去有些昏暗。

母亲站在那里等候着，手里拿着保罗送给女主人的礼物。没过一会儿，女主人出现了，她几乎是小跑着过来的，看上去有些不自信。她身穿一身黑衣从那黑黢黢的房间里走出来，苍白的面孔不自然地紧绷着，梳着两条麻花辫。她雪白瘦削的双手与周围的黑暗形成了更为强烈的对比，就像墙上挂着的那些画一样。

尽管她整个人都被屋内明亮的光线笼罩着，她瘦小纤细的身体看上去仿佛还抱有某种不确定和怀疑。她忧郁的大眼睛立刻注意到了放在桌子上的果篮，接着她那深邃的目光就投在母亲身上，匆匆一笑，这微笑似乎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但又像是一种自嘲，如同一道明媚的光芒照亮她那悲伤但迷人的嘴唇。

那一刻，母亲第一次心生疑惑，尽管她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虽然母亲还是不太明白，但她依然记得那位少女热情地迎接、招待她的场景。她坐在母亲身边，向她询问保罗最近的情况。她喊他“保罗”，就像叫自己的哥哥一样亲切，然而她对母亲的态度却不像是对待一位普通的母亲，她几乎把母亲当作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对她大献殷勤以此来麻痹她的防备心。

她叫一个女佣把咖啡端来，女佣光着脚，像阿拉伯女人那样在头上裹着布，她把咖啡装在一个银质的大托盘里端了过来。她谈起她的两个很有权势的兄弟，很是得意，就像是他们在支撑着她的独居生活一样。最后，她带母亲走到房门前，向门外的果园望去。

紫色的无花果、闪烁着银色光泽的梨子、一串串金色的葡萄，在绿色的乔木和橄榄树间若隐若现。既然如此，保罗为什么还要把水果送给一个已经有享用不尽的水果的人呢？

即使是现在，在楼梯边晃动着的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母亲依然清楚地记得，女孩向她道别时，那温柔的目光看上去略带嘲讽，

她垂下那双忧郁的眼睛，好像害怕自己的感情会从瞳孔中泄露出来。

那双眼睛充分地表达了她的真挚和诚恳，但一转身她就关上了自己的心门，简直和保罗一模一样。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保罗的行为举止继续令她生疑、令她恐惧的时候，她并不憎恨那个诱惑他的女孩，相反，母亲想拯救她，就像拯救她的亲生女儿一样。

三

秋冬平静地过去了，母亲猜疑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伴着三月的春风，又一个春天到来了，魔鬼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保罗又在晚上去那座老房子了。

“我该怎么做才能拯救他们呢？”

屋外的风吹打着大门，像是在嘲笑她的问题。

她又想起她和保罗刚来到这座村子时的情景，那时保罗刚当上神甫。在这之前，她当了二十年的女佣，为了激励儿子并为他树立一个好榜样，她一直清心寡欲、省吃俭用。后来他们来到这里，她还记得那天路上，一阵强风蓦然而至。

当时也正值春天，然而山谷的轮廓似乎依旧笼罩在冬日的严寒中，显得额外萧瑟。目光所及之处，满山都是蜷缩的树叶和弯曲的树木，它们仿佛正惊恐地仰望着发光的阴云，那些阴云正从地平线的每一个角落不断地迅速升起，就像是一支支战斗的军队。空中落下巨大的冰雹，把脆弱的树叶打得千疮百孔。

山谷耸立在道路的转角处，山脚下，一条河流流过。狂风猛烈地吹打着过路的旅人，以至于他们身下的马也不由自主地停下

脚步，在风中嘶叫着，耳朵因为恐惧而竖了起来。这狂风就如同凶狠的歹徒一般凶狠地拉住了它们的缰绳，想要袭击它们背上的旅人。就连一直心情很好的保罗也不禁有些迷信地喊道：

“一定是那个老神甫的灵魂发怒了，它想把我们赶回去！”

他的话刚说出口就立刻被狂风吞没了。他试图歪着嘴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他悲伤地凝望着这座依山傍水的小村庄，眼前的风景如同一幅画，在布满厚重云层的天空下，山坡上蔓草丛生，河中水流湍急。

穿过那条河后，风似乎渐渐平静下来。村里所有的居民全都聚集在教堂前的广场上，等待着新任神甫的到来，就像在等待他们的救世主一样。一群年轻人走到河岸边迎接客人。他们从山坡上跑下来，就像是一群在山间驰骋的鹰，叫喊声在周围的空气中回荡着。他们一跑到神甫身边就立刻围住了他，为他带路，他们带着凯旋般的喜悦，不时向空中开枪以表达他们的激动和快乐。他们庆祝的喊叫和清脆的枪声回荡在整个山谷间，连肆虐的狂风也似乎因此而平静下来。

尽管母亲现在内心非常焦虑痛苦，但只要一想起那一刻，她的心中还是充满了如同凯旋一般的自豪感。她似乎又陷入了梦境中，被那群热情喧闹的年轻人带到广场前，保罗就在她的身边。他还是那样年轻稚嫩，所有人都围在他的身边，向他鞠躬。他站在那里，犹如神灵降世一般。

他们向山上走去。山坡的最高处烟火绽放，明亮的火光映照着重布阴云的天幕，阴云在空中摇摆着，就如同一面面鲜红的旗帜。在这座灰蒙蒙的村子里，无论是蔓草丛生的坡地，还是成排的柳树和胶桤木，似乎都被这炽热的光芒照亮了。

人们继续向山上走去。从广场的围栏处向上看去，一座建筑